

香港中華戲劇圖書社出版

紅線女與馬師曾



粵劇史研究者古岡編寫

K 825.7

843

451451

著作：古岡



90102106

教师阅览室

紅線女與馬師曾



香港中華戲劇圖書社出版

紅線女與馬師曾

目錄

道白	一	馬紅號召救災四省，粵劇義舉感人肺腑	一六
藝壇瑰寶紅線女	三	越南探望外公，明明初見師婆	一七
外公是武生聲架南	四	「亞結」走錯了路，遙望南天半點淚	一九
西關奇文共賞	四	我爲卿狂誰家子，忽離忽別又逢君	二二
紅線女的舅父靚少佳	五	重遊石岐吃燒乳鴿	二十四
小燕紅是紅線女的藝名	七	別矣香江繁華夢，回穗喜叙天倫樂	二八
馬師曾初會紅線女	八	文革巨浪，身不由己	三〇
紅線女藝名誕生廣州灣	九	紅線女是紅梅，隆冬傲霜雪	三一
逃離日本魔爪，又遇惡霸糾纏	一	紅線女二三事	三二
勝利劇團紅線女任正印花旦	一三	勒杜鵑	三三
馬紅戀愛成功，梁婉貞揮淚讓夫	三四	紅線女長春不老	三五
勝利凱旋歸故里，携女返澳見家翁	一五	化個妝要兩三個鐘頭	三五

演戲講究形神兼備	三六
勤學苦練，訪友求師	三七
並非「壓軸」戲	三八
馬、紅舞台生活圖片	三九—八〇
老馬有弟傳衣鉢，父是使館參贊員	八一
前途彷徨無出處，決心奮鬥去學戲	八二
三十元賣身到新加坡，新婚妻子極力來援助	八四
光緒甲辰年創辦第一間粵劇學校	八八
施妙計逃離新加坡，得明主潛歸廣州城	八九
三書六禮迎新婦，一年半載又分離	九〇
風流師曾險做風流鬼	九四
重遊舊地故人渺，昔日時光不堪回	九五
粵劇男女同班演，太平劇團首創先	九七
開粵劇先河，全部唱小曲	九九

馬師曾再婚書院女，梁婉貞初會粵劇人	一〇〇
愛國不甘後人，親赴廣州獻金	一〇三
一代藝人埋故土，半生艷事未能忘	一〇四
生榮死哀故人淚，素車白馬送君去	一〇五
馬師曾死前關心粵劇	一〇六
廣州發表馬師曾逝世詳情	一〇八
廣州公祭馬師曾	一〇九
戲曲演員的崇高責任	一一〇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一一二
薛覺先馬師曾對粵劇革新的貢獻	一一五
麥嘯霞的「粵劇史畧」要更正	一二〇
廣東戲劇史延期出版	一二二
梅蘭芳舞台寫真十六年序	一二三

道白

古岡

羅品超隨廣東粵劇團蒞港演出時，陳志城老弟出版了一本「羅品超」的單行，據說他虧了三幾千元。廣東粵劇團第二次來港公演，這次是以紅線女爲主。陳志城老弟找我，爲他編寫了「紅線女」一文約萬餘字，又給他圖片。這次他把以前虧本的也收回來了。

上次替陳志城老弟編的「紅線女」，因時間所限，資料蒐集，並不容易，一夜之間替他完成，明早送稿，其中有些需要更正，謹向讀者致歉。

今次從新將「紅線女」的一文整理，及加上馬師曾，因此，這本書定名爲「紅線女與馬師曾」。

紅線女能有今天在粵劇藝壇成功，不可不感謝馬師曾。雖然紅線女是何芙蓮帶他登上粵劇舞台。但能循循善誘，全心教導則馬師曾也。因爲何芙蓮是美國華僑女，不是「紅褲」出身，所學有限。那時對粵劇還是學習中。而馬師曾出身拜名師靚元亨學藝，千錘百鍊，且老馬自少好學，家庭教養與一般粵劇藝人有所不同。馬師曾不祇能演，能編、還能「打曲」。紅線女所演出的戲，多是馬師曾自己編寫。不論劇情曲詞，都是配合紅線女的個性、腔口、而寫的。詞曲爲她而作。教她在舞台上、台步、舞踏、等等。紅線女有今天成就，愛好粵劇人仕都知道的。

馬師曾在粵劇界是四大名家之一，其餘有薛覺先、千里駒、廖俠懷。

馬師曾在粵劇界雄霸省城、香港、澳門確有他的專長。在粵劇界也有他創造的一面。不論在粵劇

界，嶺南藝術界，也要紀錄他的一份，使粵劇後一輩向他學習成功的苦學，他在粵劇的成就，不是順手得來，特向讀者「道白」。

一九八二年六月廿七日香港

藝壇瑰寶紅線女

紅線女是近代粵劇藝人中的一塊瑰寶，也是廣東人的光榮。能與她在粵劇藝壇中媲美者，目前還未有來者。特別是她那嘹亮的嗓子，碎金碎玉的响聲，好像唱來是明珠在玉盤走動之概，而使人最難忘者是她運腔圓滑，非經過老師傳教導，不易成功的。以瑰寶譽之，紅線女是受之無愧的。

香港人提起粵劇紅伶紅線女，大致涉及到「政治」和「私生活」這兩個問題。其實我們在香港出世的兒女，一出世取「出世紙」；我們老一輩百年歸老之後，也要「死亡證」，這都是涉及到個人不能離開「政治」。例如我們過馬路要在綠色的行人燈號才平安行過馬路。又不可隨地吐痰，不可隨地擲下垃圾等，是維持市面衛生法例。大件的違背法律如打劫、殺人、放火、走私、運毒、棍騙等，也是涉及到社會治安和羣體生活問題。簡單的解釋所謂「政治」者就是政府執行的法令，維持地方安寧，要人人遵守。「治」者是警察和軍隊來維持不法之徒破壞社會秩序。所以我們人類生活在任何的國家裏，也有當地的法律政例要人民遵守。如「四人幫」時代的『炮打司令部』便是破壞了國家法律，令到中國落後了二十多年。「私生活」，我們每個人都有個人的「私生活」，不過作為一個藝人在社會上，目標大了，人們茶餘酒後，作為談論是難免的。許多小市民，有時也有不少私人生活，比藝人多了不知多少，但小市民不是社會上一個目標大的人，故此人們茶餘酒後談來是「多餘」的。對方聽來還說你多事呢？我們對紅線女，不應該為了什麼的「政治」和「私生活」而減抹了她在粵劇中的輝煌成就與光彩。

外公是武生聲架南

紅線女原名鄺健康，一九二二年出生於廣州黃沙。黃沙是民初時廣州水陸兩路交通之樞紐，那時「八和會館」也設在黃沙。黃沙區就是下西關一帶。上西關自太平南路起至長庚北路。下西關如龍津路以南之長壽路、多寶路、光復路、帶河路、文昌路、華貴路、寶源路等大街，過去西關是有名的貴族區水磨青磚大屋。同時也是廣州的商業區。（解放後，許多街道都改了新的名稱）戰前廣州市有一篇關於西關的文章，特錄如下：以便後人對有關西關俗文的欣賞。

西關奇文共賞（括弧內爲粵語）

「南海名區，西關勝地。路迷幾曲，市接三摩，冠百粵而控蠻夷，萃五羊而成錦綉。闔閭撲地，呼童使婢之家，舸艦迷津，高尾橫樓之軸。身兼嫖賭，「阿官仔」之富麗何窮，商並鹽洋，「市頭公」之經營靡盡。「鬧大膊」而時樣興，「妝插腔」而膏梁厭。海鮮行市，鼈盤擇日而開，山珍野味，魚担比街更濶。仲春既朔，神收草炮之功，四月初旬，人拜金花（即廣州河南之金花廟）之案。燈船法事，節屆中元，「粉果煎堆」，序當新歲。一燈兩枕，席間鴉片聯吹，「四飯雙蒸」，碟上魚生「半賣」。「阿婆大姐成堆」，莫被人「勾脂粉」，經紀「孖氈」作隊，只因口角行情。養生不必參茸，五更飯煲蜆鴨，嫁女何須儆戒，三朝包「食燒豬」。花通管鷹爪香蘭，荷包繡狗爪款式。百槐綢褲，薯莨之爽汗，良有以也，竹搭矮門，內外之界限，不其嚴哉。至若赴長壽之城，十八甫之商賈雲集、「打水圍」之興，第

一牌之金粉成羣。雖嶺南之障地，抑海內之名區，爰盡見聞，載諸筆墨。」

紅線女的外公譚杰南，藝名聲架南、爲南洋州府著名的武生、（梁醒波的父親是聲架悅、當時與聲架南兩人在南洋一帶都是著名的武生）。聲架南在黃沙區昌善北街置有一業居住。鄰近有一間「鄭廣濟藥材舖」。鄭廣濟藥材舖的少東是鄭亦膜。鄭家原是廣東開平縣單水口（一小市鎮、原日有新寧鐵路由江門北街起至台山縣的斗山墟止，沿途經過單水口過牛灣海、那時沒有橋過海、火車駛落鐵臺上，用鋼纜拖過對面海到牛灣的小鎮，火車隨登陸而去）單水口附近有一泮村，解放後屬於永豐公社第三大隊。

「鄭廣濟藥材舖」除了賣中藥之外，還自浸各種藥酒及五蛇酒之類。鄭亦膜少東已娶妻室、但看了附近居住的譚小姐、鄭亦膜與譚家都是街坊、從少他們都認識的。後來鄭亦膜拜托聲架南的老友藝名平貴昭做媒、娶了譚小姐爲妾。譚小姐婚後生了一男三女。大姊鄭健喜、二姊鄭健來，三哥鄭健永、四女鄭健康。鄭健康就是粵劇藝壇的瑰寶紅線女了。鄭亦膜的正室生有兩子三女，他們全家人口共十三人。

紅線女的舅父靚少佳

一九三八年十月，大鵬灣一聲炮响、日本軍隊登陸、直撲廣州市。十月廿一日廣州市淪陷於日本鐵蹄下，槍殺平民、奸淫婦女、中國人民遭受到永遠難以彌補的損失的痛苦。這場災難、降臨到中國人民的身上，也是降臨到紅線女的一家。那時不願做亡國奴隸的青年，到前線去參加抗日戰爭，不甘做漢奸的人。

人，設法逃離去日本軍閥的魔掌下。當時紅線女的父親鄭亦膜把「鄭廣濟藥材舖」交與親人料理、帶了紅線女的姊哥一家六口到了澳門，希望在澳暫作公寓，待戰事平後再返回廣州市。紅線女這時在澳門教忠學校讀書、前後讀了兩年小學。紅線女的舅父靚少佳原名譚少佳，父親譚杰南、藝名聲架南。靚少佳有一位叔父譚葉田藝名公爺創，是著名的武生。紅線女的外家，可謂是世代藝人之家。紅線女的外公譚杰南，是西樵朗心人、譚杰南的父親在西樵朗心開一長生店、生有七子、紅線女的外公譚杰南是第六子，公爺創是第七子。靚少佳一九〇七年在廣州黃沙昌善北街出生。一九一三年聲架南帶了妻子和兩子到南洋一帶賣藝。這時靚少佳六歲，幼弟不幸病逝，聲架南一家悲傷不已。

靚少佳在六歲時開始練功，他的父親聲架南有空即教兒子學舞台動作，並且請行家和打武家教他打跟斗，一共有三位師傅教子，三個是：「大牛開」、「大口賢」、及「失魂鐘」等人。

一九一九年靚少佳十二歲隨父親聲架南在星加坡「永壽年劇團」做小兵（跑龍套）。他做了小兵三年。在舞台上增加了不少知識。

一九二二年隨父聲架南返香港，這時靚少佳才十五歲參加人壽年班演出。

一九二四年得薛覺先介紹參加「梨園樂班」演出，簽訂三年合同。那年薛覺先的保鏢打死了「梨園樂班」主靚少華的保鏢，因此連累了薛覺先夤夜逃到上海去，易名「章非」。一九二五年轉到靚少華的「寰球樂班」。一九二六年調到靚少華的「華人天樂班」。

一九二七年與靚少華的簽約期滿。為「人壽年班」高價聘請為正印小武。（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不詳）

一九三二年在勝壽年班拍花旦李翠芳、駱錦卿爲他編了「孔明借東風」、鄧英編了：「午夜盜璇宮」一本、二本。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於日本鐵騎下。靚少佳與梁鶴齡、馬金娘、黃新雪梅等到三藩市金山大舞台和紐約廣東大戲院演出，當時靚少佳等人在三藩市、紐約空餘之暇，得到三藩市女華僑何芙蓮爲義務導遊，故此靚少佳與何芙蓮在三藩市結識而致同居。何芙蓮也喜歡粵劇，靚少佳也樂於教導，在舞台上夫唱婦隨。一九四零年，紅線女舅父靚少佳由美國經香港返澳與家人及紅線女等團叙。這次靚少佳還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何芙蓮回家拜見父母，靚少佳父母和早已結婚的妻子不許何芙蓮回家共住。因此靚少佳與何另築愛巢。何芙蓮回國不久，靚少佳參加「勝壽年班」時得班方同意，何芙蓮正式第一次落班是「勝壽年班」第二花旦。同年何芙蓮攜小燕紅（紅線女第一個藝名）參加在澳門平安戲院演出的「金星劇團」。團中台柱有任劍輝、白玉堂、譚蘭卿、半日安等人。

紅線女十二歲登台做梅香，「小燕紅」是紅線女的藝名

靚少佳與何芙蓮在澳門居住期間，紅線女的母親爲了女兒前途，乃將紅線女交給何芙蓮，拜何芙蓮爲師傳習藝。何芙蓮見紅線女聰明伶俐。於是改藝名「小燕紅」。「小燕紅」是紅線女舞台上第一個藝名。靚少佳去了越南之後，紅線女便隨何芙蓮在澳門做「梅香」。這是紅線女踏上舞台的第一步。那時紅線女才十二歲。

何芙蓮也是開平縣龍塘灣人，四邑的華僑對親友十分熱誠。何芙蓮未因自己重新結婚，而放棄與紅線女的「甥生」情分。自靚少佳離去了澳門之後，何芙蓮爲人有古道熱腸，不祇愛護紅線女如己女，還

接濟了靚少佳那頑固母親的生活費用，初時靚少佳父母不喜靚少佳納何美蓮爲外室，但靚少佳離澳門到越南之後。因外匯斷絕，靚少佳母親在戰時生活困難中，得到何美蓮的長期接濟，後來靚少佳的母親十分感激何美蓮。

馬師曾初會紅線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留港的藝人逃離香港的有薛覺先、馬師曾等。經澳門到後方西江一帶表演。那時留在香港的還有梅蘭芳被日方特務監視，後來梅蘭芳逃走不成，反被日本特務接返上海去。梅蘭芳可幸沒有受到日軍迫害。原來日本大地震時梅蘭芳親到日本去表演籌款，救濟日本被地震的日本平民，有前因後果。

避居澳門藝人如靚少鳳等便組織一個「抗戰劇團」，到廣州灣去表演。那時由澳門到廣州灣之間，有不定期貨客輪船來往。廣州灣和越南是法國殖民地，廣州灣和越南是通航無阻。故此戰時的廣州灣商業也得到地利可通廣西、越南貨運往來。廣州灣和澳門等地，商業繁盛，地方龍蛇混雜，三山五嶽，高人奇士、漢奸特務，也有各路愛國英雄豪傑。靚少鳳與何美蓮、紅線女等在強敵當前的環境下，由於愛國熱誠，他的「抗戰劇團」選演了愛國戲劇，爲國家民族多做出一些有意義的工作，可是靚少鳳在廣州灣演出收入不甚理想。靚少鳳便向越南方面查訊粵劇情況，得到越南當地的僑領極力支持，於是靚少鳳計劃遠征到越南去。最後兩晚演出時，馬師曾突然到後台來探望靚少鳳。客地相逢，有如異域見鬼，因爲日本特務監視留港藝人甚嚴，今次能逃出魔爪，靚少鳳替馬師曾慶幸，當晚完場落台後靚少鳳與何美

蓮、紅線女等爲老友馬師曾洗塵。

原來馬師曾在後台探班時，見到一位四幫花旦，年青貌美，眼細面尖，鼻長而圓，菱形小唇，中氣充沛，聲綫甜美。馬師曾一直留神，譽爲藝苑奇葩，當晚消夜中，靚少鳳並將兩天後舉班移師遠征越南之事告訴馬師曾。馬師曾也將李鑑湖叫他組班之事提及。想借四幫小燕紅（紅線女當時的藝名）爲他助陣。靚少鳳原來與馬師曾有過一段患難交情。馬師曾提出，靚少鳳當場答應了馬師曾。當靚少鳳徵求紅線女時，紅線女羞人答答。她對馬師曾的藝名，入戲班時久慕了，含笑答應。馬師曾大喜，是晚各盡歡而散。過兩天靚少鳳與何芙蓮遠征越南，而馬師曾得李鑑湖的天時、地利、人和，很順利的組成，和歐陽儉等演出。

戰火使人家破人亡，戰火使人流離失所。但紅線女在戰火中得到藝術陶冶，日後成爲南國粵劇界的光輝。如果紅線女當時還在澳門仍是讀書，或者不願參加靚少鳳率領的「抗戰劇團」到廣州灣去。那麼，紅線女當然沒有機會接受馬師曾的教導和愛情了。故此，沒有馬師曾提携紅線女，肯定紅線女在粵劇界沒有今天如此地位。亦不會有今天令人懷念她那嘹亮的、圓滑的、工架的……表演藝術。故此，談到紅線女，一定連着馬師曾。愛情的滋潤在藝術上更加光芒。

紅線女藝名誕生廣州灣

馬師曾的二弟馬師贊，別字仲良在廣州灣業中醫。有位同學李鑑湖，李鑑湖是在廣州灣經營戲院的。他知道馬師曾逃難到澳門轉廣州灣來。立即和馬師曾商洽組班計劃，可是馬師曾逃離了日本特務的魔

掌，只單身出走，所有戲箱服裝還在香港。於是托人到香港找到原日太平劇團管理雜箱的同事麥牛和覃申，把留在香港的戲服化整爲零，當作舊故衣一樣，偷運到澳門，然後再轉運到廣州灣去。

馬師曾可謂一生幸運，他逃過日軍特務的監視，順利抵達廣州灣。又得到廣州灣當地戲院商人李鑑湖之助，還有好友靚少鳳將紅線女借給他。他初時與歐陽儉等在李鑑湖戲院演出，一開鑼便場場滿座，甚爲收得。他們連演個多月，但廣州灣到底地方不大，且懂廣州話的人看過幾場便轉口味。同時在廣州灣的人藝不少，有粵劇、話劇，還有李清與容小意的歌舞團。馬師曾等有如龍困淺水之感，於是決定入廣西，沿途演出。恰巧當時有廣西鬱林的戲院商人李某，到廣州灣來與馬師曾對盤，採取四六分賬辦法，定期一個月。馬師曾於是自己做起班主來，定名爲「抗戰粵劇團」。將鄭健廉的「小燕紅」藝名改爲「紅線女」。紅線女的藝名是馬師曾替她改的，取自元曲紅線傳。

抗戰粵劇團（班主馬師曾）

武 生：梁冠南

文武生：馬師曾

花 旦：羅麗娟、紅線女

小 生：馬師球（廉丑生，非馬師曾兄弟，原在太平劇團擔任「拉扯」角色）

小 生：甘燕銘（女小生兼第三花旦）

這個劇團除了上列幾位之外，還有其他演員、雜箱、鼓樂手等六十多人。還有逃難跟隨劇團的團員家眷等，有一百多人，也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隊伍。可是這個隊伍的領導人馬師曾，心裏也會算過，他

們在鬱林演完了一個月定期之後，下一地方演出又在那裏呢？沒有人知道，連馬師曾本人也不知道。賣藝人走的是江湖路，今天有飯大家吃，明天有餓大家一齊餓。可是初出江湖的紅線女，對於這一方面，應該是首次，前途怎樣呢？她知道是光明的，因為有馬師曾的大名領導。但馬師曾在南洋時，曾經吃過此苦了。

這個一百多人的粵劇隊伍，在馬師曾率領進入中國國境，方把額頭上的汗抹去。原來馬師曾化裝逃難香港之後，日本「報道部」的爪牙，周圍偵探馬師曾的踪跡，當他秘密逃到廣州灣不敢久留，因為廣州灣也有日本「報道部」的特務設有部署。而今離去了日本魔爪範圍，才放心稱快。

「抗戰粵劇團」這一個小隊伍，踏過了「寸金橋」又回到祖國的後方，走上宣傳抗戰工作的道路。馬師曾演了幾十年戲，這是他第一次做班主。這個隊伍有隨團家屬小孩等隨行，也是粵劇界中第一次的第一個隊伍。他們在鬱林演完了一個月之後，沿途派人向地方戲院斟盤分帳，在物價高漲，困難的旅程，不覺又過了數月，全隊抵達了梧州演出。那時張瑛、梅綺等人在逃難中行李盡失，只剩下身上所穿，當時他們投靠馬師曾的隊伍裏，馬師曾鼓勵梅綺在梧州演出當起花旦來。張瑛亦在團裏上任做「坐櫃」（管理銀錢帳目收支等），他們在極困難中，堅持下來工作，使絃歌不輟。那時紅綠報社長任護花和太太紫葡萄流落在梧州街邊賣粥度兩餐。戰爭是痛苦的。

逃離日本魔爪 又遇惡霸糾纏

他們到達廣西省境，沿途原有公路，因抗戰而遭破壞，那時大後方對汽油有：「一滴汽油，一滴

血」的如此珍貴。根本完全沒有汽車行駛。前往鬱林目的地表演，最快的走路也要三天，但他們在香港生活，出入有汽車，從來沒有每天早起走幾十里遠路。好多人的腳都起了泡，痛得難受。用熱水浸腳，搽些藥酒，便匆匆化裝，又在鑼鼓頻催中粉墨登場了。

他們在鬱林完了一個月的合約之後，又移動向前，沿途斟接表演，也沿途受盡了當地土豪、惡霸勒索，借意扣留戲箱等事情發生。還有官吏惡少，作風橫蠻無理無恥，會有幾班戲人遭受到衙門宴客之名，長官落下條子，叫女演員去陪酒。把戲人不當人，把女演員當娼妓，他們極盡欺辱，在山高皇帝遠而且又是抗戰時期，有些女演員在槍尖刺刀之下受其凌辱。馬師曾沿途都有所聞，女演員聽來毛骨聳然，心驚胆跳。幸好在鬱林演出時馬師曾託人拜訪到駐軍的一位黎軍長照保，吩咐了師長、縣長不要亂來，才順利演完。後來黎軍長通知第四戰區長官部政治部主任王候翔，派了一位副宣傳官帶來了一張委任狀：把「抗戰粵劇團」列入政治部編制，每人發給一套軍服、符號、襟章，但沒有津貼，沒有經費，要他們自給自足，於是馬師曾當起了劇團的團長官階來了。但當時地方如此複雜，身上沒有一個「符」「章」，是很容易受到土豪惡霸凌欺。他們就這樣托着「第四戰區長官部政治部」的高腳牌，周圍去表演收入以維持劇團衆人的伙食。

一次在容縣演戲，容縣有個黃二少爺，是個無恥的色狼，他看上了紅線女，馬師曾以為身爲「第四戰區長官張發奎的部下」，可以賣過人情，但是黃二少爺對紅線女仍然不息心、馬師曾心情十分沉重，正苦苦無計可施中，隨團女小生甘燕銘，她是廣西人，曾與廣西政要黃曉初的太太認識，於是找到了黃曉初的太太，再由黃曉初的太太找到曾任廣西省高等法院院長的朱朝森解圍，才能順利完了容縣這一場

驚惶。

勝利劇團 紅線女任正印花旦

後來他們這個「患難粵劇團」到了柳州，住在廣西「陣中日報」的棚廠裏，初時籍地而睡，像難民營一樣，生活很苦。但在柳州廣東人多，演出還是賣座的，但化用甚大，在柳州演出一個多月，僅可維持生活而已。到了桂林，又演出一個多月，那時正印花旦羅麗娟離去劇團，與家人轉回廣州灣去了。「抗戰粵劇團」沒有正印花旦羅麗娟的號召，只得暫時散班。他們返回柳州的「難民營」中，休閒了兩個多月，沒有收入，全團食粥水度日，生活十分艱苦。後來陸小仙與莫康時由香港逃出來，到達柳州與馬師曾相遇，馬師曾即請陸小仙加入，重新組班，又踏上演出的長途生活，在桂林演了二個多月。在桂林演出期間，馬師曾結識了戲劇家田漢，他對馬師曾堅持粵劇工作，並給於馬師曾很大鼓舞。後來由莫康時接洽到梧州去演出。在梧州演了一個多月，在未演出前，照例邀請梧州當地官長、局長、惡霸等吃了兩次，每次十多圍酒席，警察局長又要三七分帳，種種無理剝削。在梧州演出期間，有一次，正印花旦藍茵（後改名陸小仙）和劇團同人講戲時，不知藍茵吃了什麼東西，忽然捧着肚子嗚嗚叫痛，玉愁花慘，全個劇團突然緊張起來，因為賣了票，不能不演戲。馬師曾是個有經驗的舞台藝人，隨即決定紅線女擔任正印演出，一邊上裝，一邊讀曲，結果，那晚演出觀眾十分讚好，那時是一九四三在廣西，那晚劇名是「軟皮蛇招駙馬」，當時馬師曾惟有把紅線女升為正印花旦。把「抗戰粵劇團」改為「勝利粵劇團」，因此，紅線女與馬師曾在舞台上，假戲真情的培養了感情起來，在梧州馬師曾特地為紅線女排演了